

一、豪傑與騎者 風氣修靡

三三三 年(壬寅一六二二)

由於奢也。欲人崇儉，當語其奢，奢不見詰，轉相高尚，無有窮極矣！「詰，去言諷。」

武帝太康十年(二八九)

基本上承東漢之舊，君國而不歸民。因此，當時人對於這樣的分封認為起不了什麼作用。

惠帝 永熙元年(二九〇)

昭之子也。傳陳什鑑：昭於漢平、元之間，丙子，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，預喪事者增二等，二千石以上皆封關中侯，漢書地理志云：關中侯，城郭置亭鄉。詔中侯又在關內侯之下，復謂「一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」，蓋據此而推之耳。漢書地理志云：關中侯，城郭置亭鄉。

年。後方自贊，訓徒弟嗣。散騎常侍石崇，前章，時中石崇，此作「散騎常侍」，必有一誤，蓋因舊史成文也。

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上，時掌明，以爲：「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，今承大業，而班賞行爵，優劣未均。」於是始奉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，經重不稱。稱尺獻酬，且大晉卜世無窮，今之開制，當垂千歲，若有爵必進，則數世之後，莫非公侯矣。」不從。

「生子癡了官事。」官事未易了也。想慮破頭，故具有白。「威威以重言誦誦也。」威威言曰：「衛公有言：『酒色殺人，甚於作道。』坐酒色死，人不爲悔，而逆喪以致禍，此由心不能正，欲以直且爲明哲耳。讀曰：『明明哲』，以候其身。此言世人不聽重言，特以苟且爲謀身之計耳。自古以直致禍者，當由矯枉過正，或不出黨，欲以充黨爲聲，尤口風翻，故致念耳。安有惶惶然而返見疾乎！」「返者紅翻。恡恡，慙也；慙，自慙曰慙也。」

弘訓少府卿欽駿之姑子也，數以直言犯駿，他人皆爲之懼，景遷居弘訓官，意少府，數所爲，于偏謂。欽曰：「楊文長離間，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，峻駭，字文長。不過疏我，我得乃可以免，不然，與之俱族矣。」

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影爲司馬，匈奴東部即控弦部也，居太原茲氏縣。影逃避不受。其友新興

十年，省靈中，定襄五原朔方郡，郡置一縣，領其民，合爲新靈郡，屬并州。影

武皇后居異宮，以始終之恩。左僕射荀悅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：「皇太后謀危社稷，不可復配先帝，宜貶尊號，廢詣金墉城。」於是有司奏從晃等議，廢太后爲庶人，詔可。又奏：「楊駿造亂，家屬應誅，詔原其妻龐氏，以尉太后之心。今太后廢爲庶人，請以龐氏廷尉行刑。」詔不許，有司復固請，乃從之。龐氏臨刑，太后抱持號呼，截髮積綱，上表詔龐氏稱妾，請全母命，不見省。號戶刀鋸，問音聲，省悉哀割。董養遵太學，賈後陰懷寵也，升堂歎曰：「朝廷建斯堂，將以何爲乎！其庶所所以中孝弟之義，今滅母子之大倫，則禮樂果何爲也。每覽國家敎書，謀以大逆皆赦，至於殺祖父母，父母不赦者，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。奈何公卿聽議，文飾禮典，乃至此乎！」咸昌朝，天人之理既滅，大亂將作矣。」後與姜維密入內，不知所終。有司收駿官屬，欲誅之。侍中傅祗啓曰：「昔魯之爲曹爽司馬，斬關赴爽，事見七十五卷。魏明帝公孫年元年。宣帝用爲青州刺史。駿之僚佐，不可悉加罪。」詔赦之。

於是賈后專朝，朝臣通朝，下同。委任親黨，以賈後爲散騎常侍，加侍中。賈後與后謀，以張華庶姓，無逼上之嫌，謀臣在側，非同姓，而儒雅有聲略，爲衆望所依，欲奏以朝政。疑未決，以問裴頠。頠贊成之。頠，河東解縣人，字道真，非同姓，而儒雅有聲略，爲衆望所依，欲奏以朝政。侍中，又以安南將軍裴頠爲中書令，加侍中，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。華惡忌，帝嘗稱繼還，關，賈后雖凶險，猶知敬重華，賈後與華，頠同心輔政，故數年之間，雖關主在上而朝野安靜，華等之功也。

惠帝之愚，古今無匹。國因以亡，乃唐順宗之瘡而無知，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，其愈於惠帝無幾，而唐末不亡，有人焉耳。四顧晉廷之士，有可託以天下者乎？齊王攸之得物情也，其能爲慕容恪與否，不敢信也。傅咸劉毅諫諍之士，可任以耳目，而未可以任以心膂，非能持大體者也。張華謀略之士，可與立功，而未可與守正，非能秉大節者也。託國於數子之手，不能救惠帝之危，況有最馮紇賈謐楊駿之禍，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？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，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，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，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，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，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。或曰：狄仁傑，厠身淫后姦賊之間，與周旋而不取論者以存唐之功，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，特不幸而未成耳。曰：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，當高宗之世，未嘗位大臣秉國政，權固輕矣，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，以濟大難，華被武帝

夫關中土沃物豐，帝王所居，周都豐，漢都咸陽，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，未聞漢、魏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而因其義敵，遷之畿服，殺服，謂郡數千里之內，士庶斷斷，侮其輕弱，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，至於蕃育衆盛，苛其禁制，則坐生其心。以貪悍之性，挾憤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輒爲擁逆，漢，戶孟翻。而居封域之內，無障塞之隔，掩不備之人，收散野之積，戰，子烏翻。眾也，故能爲禍滋蔓，暴害不測，此必然之勢，已驗之事也。當今之宜，宜及始平、京兆之民，出遠龍右，書陰平、武都之界，生安、罕开、析支之地，自遠中置遠安河首，陰平、武都，舊自龍右之地也，書，直略翻。罕，音休，开音翻，隴其道路之糧，令足自致，二國當作罕，給也，下廉翻。同各附本種，種，音勇翻。反其舊土，使屬國、撫夷就安集之。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。戎豈不難，並得其所，縱有猾夏之心，孔安國曰，猾，亂也。夏，音夏也，夏戶徒翻，風塵之警，則絕遠中國，隔關山河，遠于關，關與姚，雖有寇讐，所害不廣矣。

難者曰：氐寇新平，關中饑疫，百姓愁苦，咸望寧息；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靖之寇，恐勢盡力屈，緒業不卒，雖力且窮，枕藥辭，卒于血，終也。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。復，共反翻。答曰：子以今者羣臣爲倚挾餘資，悔惡反善，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？將勢窮道盡，智力俱困，懼我兵誅以垂於此乎？曰：無有餘力，勢窮道盡故也。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退還由己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，樂音洛，安其居者無遠志。方其自疑危懼，畏怖促遽，怖音布翻，故司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無違也。迨其死亡流散，雖遠未場，遠他處，漢書曰，遠，遠也，鳩集也。與關中之人，戶皆爲讎，謂漢之反者掠平民，關中之人恐毒之戶皆爲讎，故可還遠逐處，令其心不懷上也。夫聖賢之謀事也，爲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，治直之謂。道不著而平，德不顯而成。其失則能轉禍爲福，因敗爲功，值因必濟，遇否能通。否，皮翻。

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，夏，二音翻。變易敵之勦而違覆車之軌，何哉？其取於不可遂其軌，當易路而行，若覆覆車之迹，則後車又將覆矣。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，率其少多，率列強弱，約

罔耽於宴樂，不入朝見。樂音洛。朝，直遙翻。見，賢遍翻。坐拜百官，坐受百官之拜也。一路天子用三公、九卿、諸將軍，皆引而升之。今罔安坐府第，拜授百官也。符敕三臺，選用不均，以私意選用，符敕三臺似

先經罔府，即加考覈。魏制：諸臺遣二御史居殿中，伺察非法；及侍，置四人。史言罔但欲取情，考臺殿中御史，不知無君之迹，意者，南陽處士鄉方，昌邑縣人。上書諫罔曰：「今大王安不慮危，宴樂過度，一失

也。樂音洛。宗室骨肉，當無纖介，今則不然，一失也。繼喪不靜，大王謂功業已隆，不以爲

含，三失也。喪喪不靜，諸李姓等亂陳，坐也。兵革之後，百姓窮困，不聞賑救，四失也。此一失蓋

指成都王國運米以收河南人，而不收穀穀之耳。大王與義兵盟約，事定之後，實不踰時，而今猶有

爲善之利也。此書罔上之功，有未敘者。罔謝曰：「非子，孤不聞過。」

孫惠上書曰：「天下有五難，四不可，而明公皆居之。冒犯鋒刃，一難也；冒寒北朝，

聚致英豪，二難也；與將士均勞苦，三難也；將制亮朝，以弱勝強，四難也；興復皇業，五

難也。大名不可久荷，何下可謂。大功不可久任，大威不可久居。大王行

其難而不以爲難，謂在顯上居也。處其不可而謂之可，謂之此道，綽而切，處，昌昌翻。意緒所不安

也。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。孝子曰：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崇親推近，委重拔沙，成都王，

長揖辭藩，則太伯、子處不重美於前矣。吳太伯以天下讓，子處以國讓，今乃忘充之可危，尤

口吸翻。高祖爲元。貪權勢以受疑，雖遊遊高臺之上，逍遙重墉之內，直，直直翻。愚竊謂危亡之

憂，過於在顯、懼之時也。國喪，謂顯川陽，也。罔不能用，惠辭疾去。罔謂曹據曰：「或勸吾

委權遠國，何如？」據曰：「物聚太盛，大王誠能居高慮危，棄去之，斯善之善者也。」罔不

聽。

張翰，顧榮皆處及顯，翰因秋風起，思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逕，一名將。本傳曰：菰又謂之莼，

幾久，中心自生，憂願之菰米，其體中有燕雀，刺之，至後結實，乃雕胡黑米也。故生水中，葉似桑葉，華夏細長肥滑，三

月至八月爲結實，九月至十一月爲落葉。鱸魚出吳松江者佳，吳人以爲膾炙菰菜，蓴，蓴音翻。故曰：「人生貴適

志耳，富貴何爲！」即引去。樂故酣飲，不省府事，名，音音翻。長史意欲以其廢職，白罔從樂

爲中書侍郎。潁川處士庾亮性簡傲，亮時爲丞相大夫，因氏爲處，昌昌翻。下處，聲前。罔問其年不

朝，歎曰：「晉室卑矣，適亂將興！」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。帥，說自率。處，音處。

王豹致廢於罔曰：「伏思元康以來，宰相在位，未有一人獲終者，近傳元年，楊駿謀繼而欲南

王卒死。永康元年，張華、裴頠死。乃事勢使然，非智爲不善也。今公克平禍亂，安國定家，乃復尋

覆車之軌，復，扶又翻。欲冀長存，不亦難乎！今罔間樹根於關右，成都樹根於齊豫，曹魏以都

表王業，故謂之新魏。新野大封於江漢，三王乃以方剛強盛之年，並與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

公以難實之功，挾震主之威，獨據京都，專執大權，進則亢龍有悔，退則上九致悔，自：王謂有悔，

豈不可久也。退則據于蒺藜，爲罔之三交辭。陶弘景曰：蒺藜多生道之上而無芥地，子有刺，狀若荏弱而小，有三角，

要蒺藜，人以故多著木履。今重，重乃履微作之，以布微路，亦呼爲蒺藜。是云：據于蒺藜，言其凶險也。罔雖哀：天，

焉能壽！時曰：唐有笑，笑，昨失翻。罔，力脂翻，又力兮翻。聚此求安，未見其福也。罔自

國，約因此語接屢沙王父之怒，以殺其身。依罔召之法，召，音召。罔自，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，罔自

爲南州伯治，罔，分河爲界，各統王侯，以夾輔天子。罔之時，罔治分陝而治，爲二伯以來輔王，故